

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本下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則陸切文麋注云聚兒鹿豕逐逐音不懼子曰人不能搏噬音博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鄉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又字下有二字下同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

○契
○建
○論

郡縣志
不海叔以
建乎分
秦至凡
二十一年即錄
樂六彩
古一曰以信
古一曰以御
古一曰以御

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
后布履星羅一作履本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

離為守臣扞城守舒故切扞音于詩公侯于成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

而迎觀者禮記郊特牲篇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矢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覆

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

主立豈仲山甫諫不斬魯公卒同人殺戲而立括出國語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

為諸侯一本下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莊

射王中肩者有之左傳桓公五年鄭天下乖謮音無君

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

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神徒弔切尾大不掉遂判為十二史記十二

謂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為七國秦穆齊懿魏趙威分于陪臣之

手韓魏地分晉國殄於後封之秦秦桓公之後其去孫非子周

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

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

大壞其有由矣一本无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

誦成之徒陳勝吳圍視而合從子容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

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

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矣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復周之制割

郡縣志
不海叔以
建乎分
秦至凡
二十一年即錄
樂六彩
古一曰以信
古一曰以御
古一曰以御

國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而一本國

三城高祖七年病流矢高祖十二年擊黠布為陵遲不救者三代後

乃證臣獻畫而離武帝時主父偃請分五國然而封

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

宜也然猶禁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有叛將而無叛州叛將謂潘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

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

矣列侯驕盈躋貨事戎黠音讀事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

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

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

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

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

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

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

然後掩捕而遷之勤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

威大刻于民者無知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

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孟舒魏尚聞黃霸之明審

顯川 觀沒黠之簡靖

淮陽

太守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

過峻

列傳

列傳

列傳

五一

輔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一本遠矣上下令而削之，締

交合從之謀。締丁計切。從將容切。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眦亦作眦。疾皆切。目匡也。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

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

卷之三

四

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裕，湯武之所不得已，非公之大者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

理安則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

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

見管子牧民篇

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

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狂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狂與羞為非皆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

柳文三

五

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直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謂本作而從狂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微應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

見孟

未之盡也夫天之貴

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悼為至靈悼音卓大者聖神其

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

愆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

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奕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耽耽於

獨見耽音詳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

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

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

義忠信猶春夏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

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明者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

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女巧切授也明之不至耳

栗柳文三 六

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

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

而奮冒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具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

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

之遠躡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

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

有常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一本所字上有斯字或

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

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左傳會朝

表著之位

朝日列位

表著之位

著周禮後

其參位

其位

其位

其位

其位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水左傳照公十九年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

而失官之事者也字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夫皮

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曲其準而後其道

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

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官是一本是故立之君臣官

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行音航左昭

內列位常處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行璽奏復之

文秦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太宰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

昭公七年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

黜逐鞭扑梏箠斬殺之慘逐去声扑普一切擊也字從手拮居

此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扶問而無

有失道者和之至也矢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

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

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禮記內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

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

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工一本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

天下也一本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非

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本無是

非

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異矣

徵

時令論上論禮記

月令

月用夏正合
則謂三代
夏春市

提三高柱

日說

見禮記
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指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
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
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
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
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
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巫術古
定力下音禮記禮記相上宜無聚大眾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
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

柳文三

八

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豆蕘田疇羨土疆王功兵事

不作孟秋納材蒿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

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趨後遇切疾務蓄采

伐新為炭孟冬築城郭穿實窖音豆修囷倉困區倫謹蓋藏勞

農以休息之勞即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

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

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

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

廢施惠養幼少省囷音息并切察也賜貧窮禮賢者非夏

無以替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

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

哀老申嚴有刑斬殺必當切丁浪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

黨易關市易去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

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

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

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

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畫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

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氣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效熟噎瘧寒疥癘

之疾效苦代切軌音東月令云人多孰觀螟蝗五穀爪瓠果實

不成逢蒿藜莠並興之異文火胎天傷水火之訛天鳥冠戎來

入相掠力灼切又音諒奪也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

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

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

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

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

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

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

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

黃吳祥
注為注波

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

一本行字

下有之字防昏亂之術為之勤然書於方冊與上治亂之致

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

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

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

厭一涉切塞也

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

多孰與畏人之言使愕上者言仁義則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

不悟

焯音灼明也

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

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衰

上居丘切下與刑字同二字出周禮

其有囂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

柳文三

十

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

事者乎然而其臣可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

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天中去太惑捨是

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

憾焉爾

斷刑論上闕

斷刑論下

余既為斷刑論斷都玩切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

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

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

左出

十六年公二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者一本秋下必俟春

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一本春下必俟秋冬而

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憊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憊是毆天下之人

而入於罪也毆音區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

憊愈此刑所以不措也一本刑下有之字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

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

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

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

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

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乎一本是知蒼蒼者

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

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

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

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

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三木謂項手足皆有械加連鎖

而致之獄更大著者數月更平声一本瘁不得搔痺不得搖痺必

足氣不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暇定

切支不得舒怨號之聲怨音冤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

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

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

謝字未妥

法改作

罪九之人

第一列

柳下王

十一

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墮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計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張云丁浪斯切下同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入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論

在集賢院為徵天下兵計淮西作時德宗貞元十五年討吳少誠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左傳莊公二周禮大司

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

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

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賸人之財賸一作沒一作私一作傷童云音宣縮也

老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後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

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有馭辭其害物也小則諾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脩其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以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

左傳隱公三年

曰賤妨貴少

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

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

新聞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在

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

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

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一本无者字使親而舊者

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

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

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一本之下有大字

為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

一本有矣字自中人而隆守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敗一作賊固不乏

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左傳成公十八年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魚子

名目夷宋襄之庶兄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

事見左傳僖公八年范雎也穰侯魏冉成璜謂魏成翟璜

也史記秦昭王事魏相成璜而陳長起乃危史記魏文侯事

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載記胡亥任趙高

而族李斯乃滅秦二世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

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既

而不安童云觀視結切既五忽切不安也潘云作觀既云諸韻

非觀音中列並作觀頑書作机哩後恭許原兆書觀瓦因此觀既字

切觀諸檢同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

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

而休之童云休音休又况羽切皆痛念声也以為狂為怪而欲

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

豈有知聖入之道則固為善者之罪也

京本校正音撰唐柳先生集卷之三

十五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事見左傳信
公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欒黶。童云：上步忽，天下

界趙衰。張云：初危，切。晉大夫也。余謂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

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婣近。婣音薛，讀也。謂寺人即今之宦者。以忝王命而晉

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

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矣。政之端由

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之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

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

君將襲齊相之業，以冀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相任管仲以興

進賢，乃以敗。刀字亦作躬，齊威公用之。由則獲原啓疆，適其始

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觀去聲。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

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左傳：二

策命晉侯為侯伯。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

鞅於亮，切。史記商鞅入秦，因龍臣景監以見秦孝公。弘石得以殺望之。漢元帝時宦官弘恭、石顯譖殺蕭望之。

設之者，晉文公也。識一本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

舉也。美矣，問也。一本作問，非失。然猶羞當時，然後代若此，況於

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

趙盾之義盾從本切魯宣公二年趙穿殺靈公春秋
許悼公疾飲天子之藥而卒春
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駁復讎議

唐書孝友傳載徐元慶復父讎自因詣官左拾遺陳
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閭蒸時贈其書後禮部員外
郎仰宗元駁
之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唐武后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却音圭父爽為縣

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常時諫臣陳子昂建
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緇之於今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
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
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治一本
作理其本

合柳文四

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
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

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

于後代移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

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

刺讞其誠偽董云獻語寒魚列魚
戰三切並議屏也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

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七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

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乎非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

下蒙冒顛蹙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
曲禮

云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
苦枕于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骨介然自克

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

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鬻之誅不愆於法

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吏之

法是悖驚而凌上也董云悖音字驚音教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

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雜救是感

於禮也其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

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寬脅

弱而已其非經誓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

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地官又安

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

子復讎此推刃之增復讎不除害公羊定公四年今若取此以斷西下

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

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

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

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成王與弟唐叔虞戲

封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

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特言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當並如字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中

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

文總得法于
結案
我幅甚短
為義私深
動不去不

惟文字故性
入妙惟委人
倫之至通心
全于此

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相葉戲婦
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當丁雖浪切
于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
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
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
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
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缺傾雪切非周公所宜用
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童云佚夷質切周武王時大史尹佚事見史記晉世家

辨列子

列禦寇所作唐號冲虛至德真經

今柳文四

四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
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晉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
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
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
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古文舊字齊康公七
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

何乖錯至如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
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

在切方其稱夏棘祖公紀潛子

潛音首

李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

不繫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君亂世遠於利禍不得建

於其而其心不窮易之道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
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揚朱力命列子篇名
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安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
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辨文子

或曰姓辛名研字文子号曰計然葵丘濮上人范蠡之師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訓注或謂其書錄老子遺言

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考即考字蓋駁書也

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

竊哢然而出其類童云哢音堯山高貌或作堯其音緒文辭义牙相抵而不

秦柳文四

五

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
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
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為去聲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

曾參最少小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曾子老

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

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哉弟子必

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

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
後不能對者子之問乃此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
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忠之徒與為之爾
或曰孔子弟子彙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
禹於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
對之辭爾今本篇之首豈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
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

器也

覆敷救切

上言堯舜之不遭

言一本作之

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

勢作下之一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
悲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
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
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戰國時人隱居頴川陽城之鬼谷蘇秦張儀之師

元冀好讀古書然其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
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紆盤峭
盤音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

極其書

保音

尤者晚乃益出七術

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

意法騰蛇分或法伏能散勢法鸞鳥轉圈法猛獸損兌法靈膏七章是也

怪謬異甚不可考於其言

益音而道益陞

張云陞音洽盜也

使人徂狂夫守

徂子余切

而易於階墜幸

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

矣

辯晏子春秋

齊相晏平仲名嬰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

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

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者其事以

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又喪者

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

襄及古治子等尤怪誕

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晨公勇而充禮晏子言於公魏之二桃

曰三子計功而食之云云公孫捷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

古治子曰二子死之苦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

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其顯

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其矣數子之不詳

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

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魏洞靈真經謂云亢音庚莊子作庚桑楚楚名唐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註云道家有庚桑子

者世元其書則元未處士王涼撰元倉子明卷之四
之序云唐桑元桑元倉一也唐藝文志以為襄陽元
元士

大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童云上為罪切或作嶮下

云嶮壘山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

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况

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亢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

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鶻冠子

童元鶻音曷楚人居深山以鶻鳥羽為冠鶻似雉

余讀賈誼鶻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鶻冠子鶻冠子上九篇論三才變

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篇頭與與鶻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鶻冠子無所見至長沙

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

好事者偽為其書友用鶻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决也太

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權

鶻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

直有鶻冠子書亦必不取鶻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

不類

京本校王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碑

○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難乃旦切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

殷有仁人曰箕子實是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

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

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此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

仁矣謂微與亡吾國故不忍與音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

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篡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

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

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仙東夷地推道訓谷惟德無陋惟

人無遠用廣殷祀俾表為華化及民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

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死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率是大

道蒙於厥躬重子藜姓紅切正作義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與於厚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惑

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其年作朝汲

郡今齊州慮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中肅

為文字真如

此外三碑卓然

時字思換筆

作天風海濤

大寺已

壹山捕錄

民上三啟

志年忍

引赴波浪

去其聲長

顯中肅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

君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諫

而伸諫音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易明夷卦文王大明

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案其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

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朝夜漏未三

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湯焉深惟夫子之禮爰自京師大學

徧于州邑遐闕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重云燎力

謂懸筍簾謂庭燎設懸鑄俎旂章鑄音粢稷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

道闕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庫陋庫音椽

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慶

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羨地豐衍端夷水

環以流有類宮之制類與洋同諸是日樹表列位由禮孝宜然

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儆即就逾年而克有成廟舍

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肄羊至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

以毓蔬毓與育同權其子母羸且羸音不竭羸音盈母謂本

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更平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

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

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天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後世可及
世儒者
南標門戶
在學日以
荒可憐也

陳蔡亦各有誦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安異科

第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余按月令則曰一本作則由

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邊豆既嘉

笙鏞既成張云鏞九年八月丁未祭于新廟考疑義合以

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

答童云音辯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

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群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

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或不可犯也惟公操

夫子之志者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

里在周則魯侯申魯信能脩類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

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蓋

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薜公童云振音

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蒞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

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

編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欵思報聖功

卜遷于嘉惟吉之逢酌其原童云酌均既夷且大渙渙其流

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繫茲冕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

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

于一本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聽

合柳文五
三

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体莫不充盈歸權于心父子銘
尤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疚音究公斯考禮民

感休嘉感一本從于魯風祗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

于主休命是荷荷音河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醕音嗜少

已而嘉也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須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推髻弄裳推音推髻

注一撮之髻其形如推并音毀絲葛之屬攻劫闖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

不能威至于有國至唐也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

令進用文事一本作士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

義旋碑唯諾旋音猜辟音壁又音避唯以水切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

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

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

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泊于贏財取土木金

石徵工儻功完舊葺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

法庭祗會群吏卜日之吉屢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

夷其時門人猶有感聖言今夫子代于有餘載其教始行至干

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

臨而炙之乎後闕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

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

嘉言謂子欲居九夷申陳嚴祀來水是尊麗牲有碑麗猶繫也禮祭義云君牽牲既

入朝門麗于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涓秋不雨橋人焦勞嘉穀用虞書帝使中謁者

欒子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名祗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為棟

宇木稱宜有加飾遂命盤屋令裴均童云盤至音周質縣名度

承聖護荆制祠堂乃徵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

板榦襲柱礎善靈紅切礎音楚陶甍甍甍音零童云甍甍垣墉恢度

舊制立三礎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濡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

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并蹈布野於是

參和文五

五

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

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孝于祭法宜在祀典惟

終南據天之中終南一名中南山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音耶谷名長四百七十里

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又西至隴首山名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商山之類二猶顏也出前

漢書又東至于太華去声西岳也以距于關是能作固以屏王室其

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瓊琳琅玕瓊音球玉名琅玕石而似珠出禹貢夏書載焉

紀堂條枚出毛詩秦風紀基也堂車道平如掌也條栢也枚榘也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

對于禱祝一本作祀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沴音戾妖氣也厥功章明宜受大

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焉能發大號尊

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焉能對休命作祈廟人事既備神用

啓者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時用充儲音除時直里切厥

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榮寧音詠于並祭名皆

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庫陋碑音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

宇塔霑誠明昭感神哀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為豐

穰實我粢盛平聲人賴蕃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魏靈山興利

產財作固鎬京錫下切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奔上新廟

精邑吏畜夫鮪背鯢齒鯢音藁鯢音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

金石永世飛聲此文用奏碑體三句一韻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雍州雍於用切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

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垂候則禱之厲疾崇

降則禱之張云崇音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早甚皇

帝遇灾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

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闕棟宇階室之廣

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誦欽聖信神願垂頌聲

刻在金石文曰文序

碑陰文

三句一韻

參柳文五

六

公之命督就祠宇危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
華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勞力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
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
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鯨鱉張廷上姑頌切下陵之切廉毅肅給威斷猛
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勸厚
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傳試恋切驛也平易道路易
致也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寔稱其理為甸服
取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
也不可以不忘

湘源二妃廟碑

卷柳文五

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灾司功緣守令彭城劉知

川唐有司功參圖軍守攝也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

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群吏洎眾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

羸羨延面切餘也均節委積童云上於為切下子智切聚也周禮注少曰委多曰積咸執牘聿

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度徒洛切備役惟時斬木于上游

陶埴于水涯張云埴音植延也童云埴音宜又宜加切廼梓廼載工逸事遂作親顯

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真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

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威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

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鬻鬻上承輝光克艱以父德

不棄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被虔馨音區

郭愛即疾字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好天刑好音干有翼其躬有必其

馨必香也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張云上俱為切姓也下儒稅切水名神位湘漣音虎

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王毛牲既驅周禮鬲牧

毛也牛絕色曰陰驅相逼切副辜祭一本驅作肆肆託歷切解牲軀也椒馨爰糈重云糈先呂

于萬年期保尹祐潛火燭肇地于融風重云地也昆切祠神之米胤

時罔克龔邑令群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梓木負垣

重云梓旁无切編竹木為之大曰筏小曰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繁嚴清

間音開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七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

吉玉一作王以對嘉祉南風溍溍私呂切湘水如舞將子無護神聽

鍾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音蒲木切娥為室女淵懿靖專雖小

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空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

卒即猝字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

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

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上音究下音蒙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

壘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詒一作詔其辭

不獲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游

纒膏締紵章云織思廉切締丑知切細葛也紵直呂切克供以修烝蒸在家其父世

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子一本休或作於富甫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

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蒲比切僵也氣竭形枯父屍既出羣賢已殂

龜鼈龍翼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

鄰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列女傳齊景公有所愛槐傷槐者死嬖父

銜醉而傷槐景公使拘之嬖造於晏子之趙姬完父操棹爰謳

門晏子言於公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同趙津文嬖者河津吏之女趙簡子南擊楚史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嬖懼願備父持揖中流發河激之歌簡子以為夫人

肉刑不施漢美淳子漢淳于公有罪少女緹烈烈孝娥水死上

虞後漢曹娥上虞人父盱能按節抗歌婆上樂神逆博迎伍君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哀吟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抱

父尸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怕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

不儒奇行特出神道冥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

茲立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

廟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中曰賢者急病遜夷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左傳昭公

元年趙孟曰孟國忘死貞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

施之常道施去聲睢陽睢息遺切唐睢陽郡乃宋州所以不階王命橫為凶威

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此乃南齊雲天

與拳勇毛詩注奉力也神資機智藝窮有中去聲謂善附豪出千人不遇與

是四六排
是手

會稽 數奇見惜 挫援臂之將軍 童云數所角切于居宜切援即

言廣命奇隻不偶也 天寶末寇劇馮陵突河華 盡天旋虧

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 謂陳

等漢劉歆字子駿 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謂哥舒翰等晉

石勒所破勸 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許謀

大同 許凶于切大也說文 誓鳩武旅以遏橫潰 上戶孟切

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 呼火 柱厲不知而死難 去声列

叔事官教公自以為不知已去之海上及公有難 狼曠見黜而

乃往死之曰以愧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 狼曠見黜而

奔師 曠尺甚式忍二切左傳文公二年狼曠為右先軫 忠謀朗

然萬天齊力 一作 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

群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 為雉 三者 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

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 謂奏事於王也 拔我義類扼於睢

陽前後捕斬要遮 要去 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 疏

疎後漢班超在疏勒而龜茲姑墨殺疏勒起孤立充接吏士單

小拒守歲餘又耿恭據疏勒匈奴擁絕澗水救兵不至車師復

叛與匈奴 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 盱音吁盱音怡宋文帝元

輔國將軍臧質 賊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攻 呂

春秋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 志益專於三板 史

公偷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遂撥不攻宋 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三 偏陽懸布之勁 一本作巧

年晉伐偏陽主人懸布秦董父怒之及堞而絕之 汧城鑿穴 小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縣即懸字隸即墜字

之奇

沂音牽其事未詳或曰田單穴城火牛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臨力鳩也左傳

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後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函示服為臣撲甘心

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手而食諸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國

命阻絕而無歸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設以有盡之疲

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

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好呼報切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

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

死孤城首碎秦廷終憐無衣之賦備武巨切左傳定公四年申

无衣九頓首而坐故吏信賦包胥如秦乞御秦哀公為賦

云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楚詞九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楚詞九

篇云帶長劍兮挾秦今柳文五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燹之歎息

弓首雖離兮心不懲後漢傳燹為漢陽太守賊欲送燹有周奇之慷慨漢高祖使周

歸鄉里燹嘆曰吾行何之遂戰沒奇守榮陽頃

羽生得奇上漢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同日後

遂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恭

於累旬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

彈景宗曰道恭云逝成守日蔡恭病卒詔曹景宗救援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昉

累旬景宗之有一朝奔甲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

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緼祿皆受顯秩

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魏初平三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尸

本作鮑不能得乃刻木為信狀祭而哭馬一陵圖龐德之狀魏龐德與閔羽戰敗不降為羽所殺魏

帝令於陵屋畫閔羽戰克龐德憤怒于越語勾踐捷於會稽乃令於三

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

教誨教昌黎
更周畫

官其子注云仕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前漢百官表武帝時林

其子而教之官教以五兵軍死事者之子卷羽林

號羽林孤鬼舉門閔於周典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

門閔之委積也死政之老徵印綬於漢儀後漢張奐云吾前後

死事者之父母孤子也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

艾即綵綬要音懷中要者每官即佩一印謹勤

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僅以怒寇謹勤

音勇也列子无以立僅於天下一本作僅者非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

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辰為尅敵之日世

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

雲字其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

施涪二州涪音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禍宇父遠德音不形願

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

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

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

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溫序為隗

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郡平侯其壽

相夢序告之曰父客思鄉里壽即奔官乞歸葬帝許之鹿鹿

閣中即圖之詞可繼前漢趙充國以功德盡未央宮至成帝特

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
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
周鄭葵葵群凶葵盧含切貪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封大也見左踊躍

柳文五
十一

不定屹彼睢陽屹魚乞制其要領重云上一迭切前漢張騫傳注云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

持衣者則執要與領故以為喻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舌穴中偵偵五

伺視也賊攻睢陽為雲梯置精兵其上推之臨城巡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鈞之一穴中出木柱之一穴中出鉄

籠盛火焚之鈐馬非艱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折骸猶競元曰折骸以焚

浩七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

投軀無嘗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唐忠義傳雲雲被執賊欲降之巡呼曰南

八男兇死耳不可為不義所繫雲笑曰將欲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遇害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

力東盡兇威西懣懣女六切孤城既拔渠魁受戮慶雷霆之誅

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隴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倬焉勳

烈孰與齊躅厨王天子震悼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

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

虔孝嗣望慕無窮刻碑河許萬古英風

卷柳文五

三

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五

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

六祖名惠 能姓盧氏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嶺南節度使以為佛氏第六祖未有稱

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

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

禮蓋鐘鼓江切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于有

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

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諱乖淫流諱蒲 昧切也

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特世更揚墨黃老益雜其

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記樂記 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傳曰錄梁武帝

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六傳至大鑿達摩

空王子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稱傳授達

摩傳惠可為二祖惠可傳藥為三祖藥傳道信為四祖信傳弘

忍為五祖忍傳大鑿始以能勞苦服役能即耐字聽其言言希以

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衣鉢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

度其可行度待洛切乃居曹溪韶州地名唐咸亨未 能住韶州宝林寺為人師會學去

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

以文教見漢

中國必託

佛之語言

佛法傳法

大來法行

括厥則至

情老塔妙

子厚南遷

究佛法相

落南岳後

妙德古今

南華冷至

石長老至

其謂曰唐至

詞地祖師

有多矣未

通澆簡

其如子存女

相法字言
立朝氏公
不可不使學
全見而夜
小故其在
全書公文

曹暉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
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

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

始立朝謂馬總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查夷連身毒

之西身毒史記上音捐下音篤前漢下音篤一名天浮舶

聽命咸被公德受旂壽節曹蘇拉皓切繫也舞者所執徒

大如斗或在駢頭或在儻又音毒來葭南海屬國如林不殺

不怒及畏無罍逆各切諱說也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

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亂其亂曰達摩

乾之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揖一本作

抱柳文六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厓合猥附不夷其

高傳告咸陳惟道之穰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徒結切乃

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

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庶俾

人道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

大行乃誄壘述前人之功德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

惇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獲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

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亂圖堅求胤

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施一本

唐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般舟和尚蓋日

悟也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

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

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新糲音酉以九切以為僕役而媒之媒音辭

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

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

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甲

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飢疾者施施智切不尸其功公始

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學於東山忍公性周黃梅人即五祖皆有

合柳文六

三

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

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由一本作中見蒙慈

本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

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

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

曰

一氣迴薄茫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

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眾峻以

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放本或作教服庇草木蔽管隆仰攀俯取食以

禿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

尋又成靈應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子弟傳教
師文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幻曰弘願惟孝恭立
之效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
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
吾姓也其原無物其肯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
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自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
界吾宇也戒為之壙惠為之力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
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眾無涯潘云苦薄胡切
薩魯馬切佛書

柳文六

四

云苦撰薩埵唐言覺
有精也從簡稱苦薩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

道可聞者如此而上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潘云般
北未切

若而也切梵
語謂智慧也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

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

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為得其歸和尚勤

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

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楞音楞
伽音茄

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

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顛師居荊州弟

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

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邈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意

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

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

爰有大智出其其門一本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

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

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借殺法付後學施之無斃夷益切葬從我

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君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揚

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

聞曰願閒歲乃往明年揚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

李萼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

裴戴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揚公某揚憑以其隱地為道場奉

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贖其君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

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

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李位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

崔行儉為偃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

公自餘抗揚憑自臨賀將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

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

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

今之空愚一作空夫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驚

昏器魚中切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

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潘云如居牙切乘畫

一名歎光達摩摩當作磨莫臥切西天弟二十八祖東震旦士謂之初祖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

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隋末出家事弘忍弘忍卒秀乃居

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

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胡用切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

馬素咸歎其異以蹈乎中和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

明論推一而適萬事無回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

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

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

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

木龕密石以益其居龕音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其李公其

侍郎呂公其楊公其裴曾李巽御史中丞房公其咸尊師之道

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其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

沒其弟子玄覺須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

卷之六

六

姓如海名也世爲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
禮部侍郎始爲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
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嶼山張云岫嶼拘
踐力后切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

莫徵旁行

胡即切

徒聽浮言空有互闢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

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
無極動言有爲弥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君不飾貴賤之來我道
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旣陳而明乃去
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一作動
言事爲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南嶽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戊戌某月日皇帝曰肅宗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

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

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益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

徒曰諡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

師執行峻特執屋清切法也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

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

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髮童

毀齒髻音迺童子垂髮踊躍執後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

師冬不燠裘燠乙六切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群經俾聖言

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件音午伐木輦上作佛塔廟洎經典

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

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歿而未

始往也二而字下或有知字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導嚴有糝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師之德

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

功勤勞以庸維與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

郭周武王封號叔於西號平王東子奪其地與鄭世德有奕從

批詞

年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缺不冒遺烈厥徒蒸蒸維
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傳傳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
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
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
人為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充功高而
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
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
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歎欣踴歎音希如獲肆

卷之七

卷之二

有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禱
法宇則地得其勝揜衣去食廣閱群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動
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恭號
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礱石峻整植木翕茂翕為孔切凡木盛兒
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
巽其徒也亟為余言亟為並去声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豁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峻一本作淺

氣混溟兮德汗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群有兮耀柔剛棟宇立

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發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

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闕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

衰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瑣場而出者為得

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圖者

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

定發惠必用毗尼為之室字潘云毗類頤切律也傳灯錄云律師啓毗尼之法遂執業

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信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

莅事度比丘眾潘云比丘音鼻梵語云比丘如秦云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声

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愚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

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

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倚石碑本洞作躬无長跪及不倚字凡

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

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

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關林碑本關作斬剏巖密敎舍宏宏廊廡脩

直無音武不命而歛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頌念佛三昧者必

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潘云般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速得是三昧今釋氏有依此教修行者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

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石本處作居又三十七年而當貞

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

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搽食不味端徒官切聚兒覆薦服得

凡出於生物者攢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莫
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
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
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天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濟道源
度衆逾廣大明群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揔結彰于一言
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
自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盛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
銀音銀岸也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
宮爰作負揭致貨時藥要約要平声潘云揭音竭又袒奮程刀

卷之七

四

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斷層繡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
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
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
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薦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
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
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
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
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

高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撥其本

有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

圖也不序其宦族所以詳大浮圖之道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

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

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

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

為之首乾元元年一本作某年蓋乾元在廣德前恐誤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

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

為物執執巾匝童云後之私爾二切左傳奉匱沃盥奉杖履為侍者數百剪髮髻

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獨居尊者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

馬張云灑音浩義同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

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

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

道徧大洲微音勿替祝融西麓童云音鹿山足曰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

弥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窆穴窆樞繪切穿也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

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又於世及秦刻

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

又見僧為
山向住

碑大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
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
太浮圖末寧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
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充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
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曾侍郎令狐
公岵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
大人編冠素鳥編音呆白色鳥音昔復也來告曰君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
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
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
今主衡山戒法

柳文七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六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弟
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督姓各子感切凡去儒為釋者三
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
興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
道未嘗屈覲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山
有石廩峯瓚僧名也號懶殘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
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浸音
氣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
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潘云若面也切實賜願者為寺私造

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環道郢靈幹惟
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銘曰

首有承兮亦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去靈震雷發地
兮功已宣星告妖兮毒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龍靈石兮垂萬
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